



梁山小將傳

● 赵博 著 ● 春风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续《水浒传》的长篇评书新作。

本书着力描写了北宋靖康元年，山东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的部分后代花逢春、阮桂英、白凤梅等，在父辈活阎罗阮小七的率领下，以反抗金兵入侵、抵制朝廷强收议和金的屈膝求降为主线，扯旗造反重上梁山的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

书中塑造了新、老两代人的鲜明形象。既有新一代对老一代的支持信赖，又有老一代对新一代的关怀培养；有封建统治者的狡诈欺骗和地方官吏的腐败贪婪，有阴谋者的收买利诱和受骗者的醒悟反抗；有明枪对持、暗箭伤人，有女色的诱惑与淫棍的可悲下场；有生死搏斗的壮丽场面，有出奇制胜的惊险较量。

书中反映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情景交融，起伏跌宕。

梁山小将传

Liangshan Xiaojiang Zhuan

赵 博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经销

沈阳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字数：192,000 开本：787×1092 $\frac{1}{2}$ 印张：9 $\frac{1}{2}$ 插页：3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361

责任编辑：俞志富 责任校对：王 强

封面设计：耿志远

ISBN 7-5313-0058-3/I.55

统一书号：10158·1151 定价：2.10元



作者小传

赵博，原名赵纯仁。笔名早播、春人等。

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辽宁分会理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会员、中国俗文学学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辽宁分会会员、辽宁省楹联学会理事。

一九三〇年生于辽宁省盖县（现划归营口市）。一九四七年冬参加工作，一九五〇年一月一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村文书、教员、区党委宣传委员、县文化馆馆长、市群众艺术馆馆长等职。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五年任营口市文联秘书长兼《辽河》杂志主编。现任营口市文联副主席。

一九五〇年从事文学创作，曾出版鼓词集《歌唱周总理》，理论专著《评书写作知识》，被选入《文艺辅导丛书》。中篇评书《神医华佗》、长篇评书《花和尚演义》（获春风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优秀图书三等奖）等书。

目 录

第一回	施毒计奴才充官吏	
	闹渔行英雄护乡民·····	1
	一 计破图穷·····	1
	二 箭驰魂飞·····	11
第二回	取官银乔装入王府	
	见妹尸反正上梁山·····	18
	一 避难遇险·····	18
	二 花亭词辩·····	27
	三 将计就计·····	37
	四 迷途识返·····	49
第三回	探消息侠女落险地	
	追知音傻姐入苇丛·····	57
	一 湖畔蛙鸣·····	57

一	夜闹闺房	67
三	抵龙换凤	75
第四回	知实情二取议和金	
	得密报三搜藏娇楼	89
一	俊姐痴情	89
二	黑妞应变	111
三	调虎离山	119
第五回	白芍药暗施离间计	
	黑蝴蝶自陷美人关	133
一	芦塘夜祭	133
二	芍药献酒	145
三	愿者上钩	153
四	鱼腹之谜	161
第六回	真义士帐内谈今古	
	假夫妻床前辨是非	170
一	割爱全义	170
二	假戏真演	182
第七回	活阎罗梁山巧派将	
	指挥使水泊大折兵	190
一	因才施用	190
二	水中奇遇	196

三	草木皆兵	202
第八回	抗金兵阮小七设祭	
	叙恩仇安道全说情	211
一	冤家路窄	211
二	放虎归山	222
第九回	送眷属假献合兵计	
	呈密柬阴谋灭水泊	232
一	王府密议	232
二	兵不厌诈	241
三	貌合神离	249
四	拒谏溺水	253
第十回	闯敌阵二将逢故旧	
	突重围群雄觅新生	263
一	狐狸下书	263
二	宝马救主	270
三	劫后重逢	279
后	记	291

第一回 施毒计奴才充官吏 闹渔行英雄护乡民

一 计破圈穷

北宋靖康元年，在山东水泊梁山东南，遥遥相对有个王家集。这王家集背靠松青、柏翠、柳绿、桃红的金线岭，面向烟波渺渺，雾气蒙蒙一望无际的八百里水泊；集镇不大，可是山清水秀，气候宜人，不仅是闻名遐迩的风景区，还是个鲜鱼、嫩藕、香菱、彩贝的集散地。

这天早晨，生意兴隆的王家渔行门前，顺着一溜高的鱼案子站满了卖鱼的人群，推车的、挑担的、挎筐的、背篓的，一个个擦肩磨踵熙熙攘攘地排成了一字长蛇阵。人们焦急地等待着，从日头冒红，一直等到傍晚了，眼看着这金翅金鳞鲜活耀眼的鲤鱼，逐渐地失去了光泽，变成了灰白色，连一点生气都没有了。如果今天卖不出去，这些鱼就得白白地烂掉啊！渔民们有点沉不住气了。

就在这时候，猛听“吱嘎”一声，渔行的木板门欠了一道缝儿，从里面挤出一个南北长的脑袋来。这个人手里拎着一张涂满了浆糊的纸，将半拉身子探到门外，一扬手“呱

哪！”便把那张纸贴在了木板门上。一句话也没说，身子又缩回去了，顺手“呼隆”一声重新关好大门。大家仔细一看哪，嗬！原来是一张告示，上边写的是：

目前金兵入侵，朝廷唯恐骚扰黎民，涂炭生灵，拟向金兵纳黄金五百万两、白银五千万两、帛百万匹、牛马万头，以求化干戈为玉帛。如今钦差大人已赴各地催讨议和金，国家不惜重金议和，为的是息事宁人，为民造福。本渔行深感我主圣明，为尽快筹集此款，故暂时停止收购鲜鱼，望众所周知。

王家集保正、渔行老板

王为善

看完了告示，气得大家纷纷议论：

“哼！说的比唱的都好听，什么他娘的议和金？这纯粹是卖国投降，向人家进贡。”

“咳——！说这些有啥用，不收鲜鱼，让咱拿啥交议和金啊？”

“哎，别愁啊，咱们给它来个减价处理，给钱就卖不就出手了吗！”

“可也是啊，喂，不怕便宜的到这儿来呀！”

喊了半天，仍然无人问津。为什么呢？因为谁都知道这鲜鱼搁时间长了就臭，别说是要钱，就是白给也没人要啊！正在大伙愁眉苦脸无计可施的时候，猛抬头，瞧见从保正府通往渔行的路上，走来了四个作公的衙役和两名官府的书吏。那位说了，什么叫书吏？书吏就是古代衙门里承办文书的吏员，也叫作书办，就是现在机关里的文书。这四名衙役来到近前，双手将水火棍往地上一拄，一个个腆胸叠肚，浑

身僵直，象四根木头桩子钉在地上似的，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面目毫无表情，跟古庙里的泥像差不多。那两名书吏，一前一后，一高一矮，一胖一瘦，衣着肥大，显得不甚合体；举止也不那么斯文大方。两个人站在那里悄悄地嘀咕了一阵子，可谁也没听清他俩说什么，就见那个矮胖子不知道为啥急得满脸通红。双手将这个瘦高挑儿架到那只高大木制的鱼案子上面。这个人站在那里倒背着双手，干咳了两声，然后拿腔作调地喊道：

“喂，转告各位一件喜讯，当今皇上派往济州府催收议和金的钦差大人想吃我们梁山水泊的金翅鲤鱼，如今天旱水浅，打捞不易，济州通判大人体恤民情，特派虞侯前来按市价收买。我二人奉命办理具体事宜，为避免延误时间，拟先过秤收鱼，每百斤付一只竹签，然后按签付酬，并且边收边运，以确保鱼儿鲜活。”

说着一挥手，十几辆太平车鱼贯而入。这种太平车是宋代载货用的车辆，也叫大车，由五至七头牛拖着，每辆可拉一两千斤货物。

渔民们欣喜若狂，争先恐后过秤领签，当时叫做按秤撒酬。眼看着一车车鲜鱼被陆续拉走，渔民们手持竹签高高兴兴地等着付钱的时候，突然发现太平车走光了，衙役也没了，只剩下一位矮胖子书吏正慌慌张张地刚想溜走，被渔民们挡住了去路，不得脱身。他谎称要回保正府取银子，渔民们哪里肯信，象扯“拉拉狗”似的紧跟不舍。

正在这纷争不下之际，听前面“武——威——！”随着喊声，走来了十几名衙役和几十名保正府的家丁、打手，人

群中簇拥着两个人，好象众星捧月一样。前边这位三十七、八岁，高身量，黑脸膛，头带武生巾，左耳边压着一朵火红的绒球，武林中称作英雄胆。身不动，胆不摇，身若动，这颗胆便突突乱颤。内穿箭袖，外罩锦袍，脚下穿了一双粉底皂靴，走起路来摇摇摆摆有意招摇过市。此人乃是济州府的虞侯，这虞侯是古代的官名。历代的虞侯品阶和职务各有不同。隋代虞侯为东宫禁卫武官，主管侦察、巡逻等事务。唐代后期是藩镇的亲信武官。宋代的虞侯是府内听候派遣或传达命令的侍从虞侯，跟现在的副官差不多。此人姓于名化龙，因为他脸膛漆黑，又好女色，人送绰号叫黑蝴蝶。后面那位五十开外的年纪，头戴员外巾，身披富贵逍遥氅，团花锦绣，四角掐金边走银线，绣的是万字不到头，敞着怀儿，里面衬着菊花锦袍。中等身材，长的象肥猪一样，浑身滚圆。青虚虚的一张脸，连鬓络腮胡须扎撒着。大脸盘配一双细眯的小眼睛，显得非常不协调，两只眼球象轴承似的，叽里咕噜乱转，上下眼皮紧眨么，跟动物园的母猴眼睛差不多，没有老实的时候，给人一种狡诈的感觉。

渔民们都认识，这位正是王家集的保正，渔行的老板人称笑脸狐狸王为善。两个人来到眼前，没等王为善说话，于化龙便抢先开口了：

“哪！哪方贼子如此大胆，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冒充官吏，骗鱼诈财。来人哪，赶快给我拿下，立即押赴济州听候审理！”

一声令下，几个衙役如狼似虎地闯了上来，把那个矮胖子书吏打扮的人捆绑得结结实实。由于事态突变，渔民们毫

无思想准备，谁也没反应过来，都愣在那儿啦。

笑脸狐狸王为善满面含笑地安抚大家：

“本人深知乡亲们捕鱼的艰辛，理应维护乡里的利益，妥善安排此事。好在骗鱼的贼子已经拿获，交济州审理，冤有头，债有主，望大家切莫担心，不日即将追回车辆，望列位务必保存好手中的竹签，以后好以此为据，照付鱼资，俺奉劝大家暂时回家听候佳音吧！”

他的话音刚落，群众立即骚动起来了：

“哼！这话纯属于支吾搪塞，照这样下去，不知要拖到驴年马月了。”

“可不是嘛，这亘古以来一个理儿，卖酒的跟提瓶的要钱，把买鱼的人给放走了，咱还找谁去呀？”

“你把心放在肚子里吧，人家王保正可是说话算数的人啊。他帮忙一定能帮到底，别三心二意的了，咱们走吧！”

这番话，说得大家还真有点动心了。人们刚要散去，猛听有人喊了一声：

“慢着！”

随着喊声，从人群的后面闯进来一个黑大个儿，他伸手拉住刚才说话的人：

“请问大家，你们知道这位顺情说好话的人是谁吗？他就是堂堂保正府的管家王兴，那位被绑起来的矮胖子也是保正府的家人，名叫阮四，原来是石碣村的渔民。依我看哪，这是一整套的假招子，大家可千万别上当啊！”

这句话，就象在滚开的油锅里撒了一把盐似的，当时就爆响了。

噢，原来是一场骗局呀，想到这儿，渔民们心里的火气“扑”就上来了。愤怒的人流象潮水一样，“哇——”一齐涌上前来。一个个拳打脚踢，将伪装官吏的阮四打得鼻青眼肿，连哭带喊。他喊什么呢？求大家饶命，求王保正讲情啊。

渔民们根本不理他这一套。王保正也装聋作哑，好象没听见似的，阮四心想，若这样下去，大伙非把俺打死不可。他眼珠一转，一个高蹦了起来：

“大伙别打了！俺是端谁的碗，听谁家管，上支下派，这都是保正老爷让我干的呀……”

“住口，不准你胡说八道，血口喷人！”没容阮四把话说完，王为善就火了。

“噢，原来是这个老狐狸搞的鬼呀！”

人们说着，不约而同地放弃了阮四，冲王保正来了。王为善见势不妙，连忙一声断喝：

“来人哪！不法的刁民，蓄意造反，胆敢图谋不轨者，立即与我拿下，如有肆意反抗者，格杀勿论！”

众衙役和家丁、打手一拥而上，接连捆绑数人。有人反抗当场被打翻在地，刹那间，渔民们呼嚎喊叫，乱成了一团。

这时，突然有人大吼一声：

“住手！”

声音回荡，地动山摇。大家扭头一看，只见从水泊的渔船上蹿出一人，拧身垫步，“嗖”地一声，凌空而起，跃入人丛，轻飘飘地落在王为善和于化龙的跟前。他张开双臂护住众人，挥动铁拳，“啪啪啪”将来犯的衙役、家丁和打手们纷纷击倒在地。

笑脸狐狸王为善仔细一看，“嘶——呀！”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见此人紫微微的脸膛，狮鼻、虎口、豹子眼，目光如电，一看便知不是庸俗之辈，黄红色的络腮短须，象钢针一样扎撒着。头带箬笠，身穿粗布裤袄，裤筒挽到膝盖上，露着两只毛茸茸的大腿，打着两只赤脚。普通渔民打扮，可站在那里却显得威风凛凛，杀气腾腾！

“啊，原来是他呀！”王为善当时就愣在那儿了。这位可称得上高山点灯明（名）头亮啊！他过去是水泊梁山的水军头领，人称活阎罗阮小七。后来因征辽有功，曾被徽宗道君封授为武节将军，作过盖天军都统制。由于宋徽宗无道，听信谗言，诬陷其蓄意谋反，才辞官不作，退居水泊以打鱼为乐。没想到今个儿碰到茬子上了，这事要麻烦！王为善的心里话虽然没说出口，脸色却是惊恐万分。他悄悄地同身旁的济州府虞侯于化龙耳语了几句，然后满面陪笑，抱拳施礼：

“哈哈！阮都统制，久仰、久仰，在下不知老将军隐退乡里，重操旧业，多有冒犯，望乞恕罪！王家集出此无理之事，都怪老朽无能，请阮都统制息怒、放心，这鱼无论落到谁的手里，老将军的损失在下理应加倍偿还。来人哪！快去府上取白银一封，奉献给都统制。老朽久慕威名，相见恨晚，烦请都统制赏光，到府上小饮几杯，略表敬意，如蒙不弃，不胜荣幸。”

说罢，毕恭毕敬地一揖到地。常言说得好，拳不打笑脸哪！这若是当年的阮小七非让笑脸狐狸给白话住不可，如今不同了，他不仅是身经百战，还作过一州的军事长官，虽然不能说经得多，见识广，可也是饱经沧桑的人了。他一眼就

看穿了王为善阴险狡诈、刁买人心的用意。连忙拱手说道：

“阮某此举，绝非为一己之利。王保正要化解此事，除非是付清全部鱼资，若不然你是脱不了唆使他人骗鱼从中渔利的主谋和伤害无辜的元凶的罪名。”

“可惜呀，想不到象阮都统制这样顶天立地的英雄，竟然出言无据，望风扑影，咳，让老朽感到痛心啊！”

这位笑脸狐狸王为善说到这儿，眼圈一红把头低下不言语了。

好狡猾的家伙，看起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阮小七想到这儿，一哈腰将躺在地下的阮四给拉起来了：

“阮四，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这……”

阮四家住石碣村，论辈数还是阮小七的远房侄儿，此人憨直厚道，从来不会撒谎，一说谎就脸红、心跳，人们都叫他大老实人。他本想说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可是当他看到王为善正瞪着两只小眼睛恶狠狠地盯着他时，吓得他把到嘴边的话又给咽回去了。

笑脸狐狸王为善一看，阮四对自己的意思已经心领神会了。他怕阮小七看出破绽，又换了一副笑脸，假意开导地说：

“阮四啊，你当阮都统制照实说吧，可千万不要妄口巴舌呀！”

阮四本想说实话，刚才让王保正瞪了一眼，把话给吓回去了。听王为善这么一说，他还以为刚才自己领会错了呢。世上大凡老实人都听话，阮四一看保正让说，胆子就大起来了，他把事情的经过从头至尾详细说了一遍。

原来是这样：济州府虞侯黑蝴蝶于化龙，传府衙通判的话，说催讨议和金的钦差大人想吃水泊的金翅鲤鱼，命他前来购买。王保正一听就明白了，这哪是买鱼呀？分明是借机敲诈勒索，巧取民财。想不卖吧，府衙上差得罪不起，要白送吧，这小小渔行的本钱就得赔光了。王为善多咱吃过这个亏呀，他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条既能交上官差，又不赔本的万全之策。于是便让自己贴心的家丁机灵鬼王二和大老实人阮四乔装打扮成府衙的书吏，由于化龙派四名衙役陪着放签收鱼，边收边运，然后乘机溜走了事。没想到这位大老实人阮四不但没走了，还当场露了馅儿。保正王为善和虞侯于化龙才不得不出来解围，演出了这场贼喊捉贼的丑剧。

活阎罗阮小七了解了事情的始末，不由得嘿嘿一阵冷笑：

“怎么样，王保正，这人证俱在，还能说我言无实据吗？”

“哼！常言说的好，一面墙难砌，一面话难听，小人之口岂可妄信！”

说到这儿，王为善突然转过身去，狠狠地抓住了阮四，咬牙切齿地说：

“阮四啊，阮四，你，你竟敢欺主妄上，无中生有，哼！”

说着，一抖手将阮四摔倒在地。阮四爬起身来赶忙解释：

“保正老爷，你老别生气呀，这可都是你叫俺说的啊！”

“哈哈！难道堂堂的保正大人，在小小的家丁面前，

还会自食其言不成吗？”

阮小七这句话，问得笑脸狐狸王为善瞠目结舌，无言以对，羞得他满面通红，无地自容。想要发火动武，又不是对手，只好用乞求的目光看了一眼于化龙。

于化龙早已耳闻梁山好汉武艺超群，并非等闲之辈，开始也有些惧意，后来看王保正节节退让，阮小七却步步紧逼。他在府衙当差多年，总是说上半句的，哪受过这份窝囊气呀，再也按捺不住了。心想，眼看十几车鲜鱼即将到手，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坏了我们的好事。常言说，英雄难抵众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就凭这些衙役、家丁和打手，怕他何来。想到这儿，他高喊一声：

“啾！姓阮的，不要强加于人，欺人太甚，难道谁还怕你不成？！”

于化龙说着，立好门户，抡拳便打。这时笑脸狐狸王为善才从窘态中解脱出来。他怕黑蝴蝶于化龙吃亏，呐喊一声前来助战，两个人一前一后将阮小七围在当中。

活阎罗阮小七不愧为久经沙场的大英雄。他一人抵四手，不慌不忙，荡起双臂，划开虎步，掌拳脚腿并用，真是出拳如闪电，踢腿似刮风，霎时间形成了一片拳山腿海，使得王为善和于化龙立刻处于劣势，只落得招招架架进身不得。阮小七斗得兴起，脚尖点地，一个“旱地拔葱”，“嗖”地一声，跳上了高大的鱼案子。王为善、于化龙恶狠狠地扑上前去，想乘小七立足未稳之机，将他扯翻在地。没想到阮小七顺势使了个“翻身连环脚”，只听“啪、啪！”两个人被踢出一丈多远，仰面朝天地跌倒在地上。

笑脸狐狸王为善和黑蝴蝶于化龙深知靠拳脚真打实拼，不是阮小七的对手。两个人来个“乌龙搅柱”翻身跃起，于化龙抽出防身宝剑，王为善从家丁手中夺下一杆长枪，又双双向英雄杀来。阮小七闪身跳下鱼案子，一猫腰将这只三、四百斤重的鱼案子举了起来，吓得王为善、于化龙抹身便跑。就听阮小七一声怒吼：

“着打！”双手一抖，“呼”地一声，这只高大沉重的鱼案子被抛向空中，飞快地向王为善和于化龙的头上砸了下去。

这两个家伙被英雄的神力吓得灵魂出窍，象木头人似的站在那里闭目待死！众衙役和家丁、打手们吃惊非小，吓得“妈呀”一声，不约而同地用双手紧紧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二 箭 驰 魂 飞

眼看这只高大的用硬质木料作成的鱼案子，象一条可怕的巨龙一样，在半空中摇头摆尾地落了下来，笑脸狐狸王为善和黑蝴蝶于化龙即刻便要粉身碎骨！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猛听得有人厉声大喝：

“闪开！”

声到人到，就见从人群外面飞身跃进一人，身法敏捷矫健，在空中双手托住那只高大的鱼案子，安然着地。顺势将鱼案子轻轻地放还原处，气不长出，面不改色。来人身轻力大，众皆惊服。

王为善和于化龙绝路逢生，感激万分，双双跪拜在地。

笑脸狐狸王为善猛抬头，见此人年纪在三十开外，生得细腰乍背，双肩抱拢，赤红脸膛，显得十分刚毅。剑眉高挑，虎目